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刘小枫 主编

THEOLOGICAL SCIENCE

神学 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英] 托伦斯 著
阮 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OLOGICAL SCIENCE

[英] 托伦斯 著
阮 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的科学/[英]托伦斯著;阮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ISBN 7-300-04958-3/B·313

I. 神…

II. ①托…②阮…

III. 神学-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062 号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刘小枫 主编)

神学的科学

[英]托伦斯著;阮炜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5.875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8 000 定 价 25.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历史地观之,基督教有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前者指基督教会
的形成及在诸民族社会中的传人和发展过程;后者为基督信
仰在神学、哲学、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性历史表达。基督教的社会
层面和思想层面尽管相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

基督教思想形成于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时有希腊语思想者
和拉丁语思想者(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借希腊化哲学思想和罗
马哲学思想,表达对基督事件之认信,开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
世纪,基督思想在拉丁语文化中与古希腊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欧
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来,基督新教随宗教改革而衍生,民
族国家形成,基督思想遂与欧洲诸民族语言文化融糅,形成风貌
各异之基督思想。俄罗斯则直承早期希腊语基督思想,形成独特
的俄语基督思想(东正教思想)。近百年来,随着肇始于欧洲之社
会现代化的过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亚洲,产生汉语、韩语、日语之
基督思想。

语言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质超逾民族性,形态
却假依于民族语言。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语言的思
想个性。基督思想历近两千年语程,迄今仍在诸民族文化言路中
伸展,成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结构要素。

翻译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履,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
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



苦其不足。”中国学界百年翻译之业为汉语思想走出自我封闭，拓展自身开辟了途径。20世纪40年代，美国神学家、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中国神学家谢扶雅教授等共同从事，至60年代已成32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汉译事业，令学术界感佩。同时，《集成》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如人意；对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思想学典顾及不足。最令人遗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终。

本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思想学典未尽之业，以补汉译泰西学术中移译基督教思想学典之不足。文库定名为“历代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2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表明仅涉及基督教的思想史文献，旨在积累历代基督教思想的汉语学术典藏。

本文库以翻译为主，但亦收汉语基督思想文典。

I.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含希腊语早期基督思想、中古拉丁语基督思想。

II. 现代系列（从16世纪至20世纪）。含近代西方各民族语言之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基督思想学典；此两系列亦包括犹太教思想学典和汉语基督思想文献。

III. 研究系列。为现当代中西学者对历代基督思想具学术深度之研究著述。百余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思想学术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欧洲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影响下逐渐形成和扩展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种实证知识性的思想原则和

相应的知识学方法构成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大学和研究机构,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现代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检审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和社会,尽可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地研究人类的意识理念和生活样态。在这种学术形态中,基督教神学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学术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为其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思想及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

文库之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汉语思想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汉语学术思想值现代转型重铸之际,文库愿益于汉语思想之丰硕,不负汉语学术之来者。

中译本导言

《神学的科学》为托伦斯教授1969年的著作，托伦斯(T.F. Torrance)于1913年8月30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出生，父为传教士。1934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哲学硕士。1940年至1950年任乡间牧师，这期间曾到德国巴色(Basel)跟巴特(K.Barth)研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自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他的著作丰富，重要的有《神学的重建》(1965)、《神学的科学》(1969)、《时空与道成肉身》(1969)、《上帝与理性》(1971)、《知识架构的转变与交汇》(1984)、《三一的信仰》(1993)及《神圣意义》(1995)等。

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面世后，否定了本体知识的可能性，使一切形而上学甚至神学与科学分家，退缩到主体思维的范围以内。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率先承接了康德的批判，把宗教看做是人的绝对依赖感。从此以后，无论神学系统如何美丽一致，都是主观的思想游戏，没有实用价值。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家大多循这路线批判及践踏神学。

托伦斯的神学主题，环绕着神学的客体性(objectivity of Theology)。如果神学没有客体性，纵是天花乱坠不外是主体营造，要解决神学的客体性就要处理神学的启示。上帝虽是超越但在时空中启示了自己，所以托伦斯神学的主题是基督论，是神人二性的结合，基督就是神学的客体性，他不是从人的冥想中产



生,我们要正视他在历史中的活动。神学之可以被称为科学,除了客体性的肯定,神学的治学也非常严格,堪与科学媲美。因此,托伦斯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神学知识的确当性。神学正如自然科学,是寻求终极的真实,而其方法皆是经验客观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他的神学深受加尔文和巴特影响。按他看来,加尔文和巴特一致认为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是源自上帝自我启示的活动,所以我们的神学思维不能离开上帝启示的话语,这点正好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一致:因为科学的知识不能离开客观自然科学所彰显的规律。神学和科学都不从主体冥想产生,乃是根源于客观的真实。他的神学可以上溯至教父时期,特别是亚他那修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2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Athanasius)。教父的思想提供了现代科学所需的创造论。这个世界是上帝从无创造有,所以是偶然性的(contingent),上帝又赋予了这个世界内涵理性,这两者对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如果世界是偶然性,即这个世界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延伸,所以世界没有了神性,人可以放心在宇宙中探索而不会损害上帝的尊严,甚至亵渎上帝。[R.Hooykaas:《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12页,Edinburgh,1972;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其次,上帝赋予自然界理性(或秩序),科学知识才可以建立,否则在一个变动不真的世界中经验科学便无法进行。[T.F.Torrance:《神圣与偶然的秩序》,26页,Oxford,1981]这种世界观一反希腊宇宙观的泛神论及流变不真的物质论。托伦斯自20世纪60年代便专注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他甚至编辑了一本颇为专业性的科学书籍。《麦克斯韦(J.C.

Maxwell)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82)。虽然他所着力的主要在物理学,但已经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肯定神学科学的理性活动。1978年当他领受了谭普顿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一致公认他对神学和科学有优良贡献。这本神学科学的著作虽然比较早期,但已是他成熟的著作。他一生的抱负是盼望改变知识分子对神学的偏见,在新的世界观中能更易接纳神学的论证,他自认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位敬虔的神学家和福音宣讲者。他在神学上成就在于教父思想和三一论。他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特别促进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合一有伟大的贡献。近年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常返回四川成都,探望教会,又帮助四川西部少数民族重建教堂。

本文只就《神学的科学》这本书所提相关的问题,做一引介式导言,使读者能更清楚托伦斯的中心思想。

一、神学的科学要求

托伦斯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要认识真实 [T.F.Torrance:《上帝与理性》,10页,London,1971],科学的方法就是要从已知的真实寻出确定的知识,并且要能清晰地表达这已有的知识。对神学的科学要求,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就是神学的客体性。神学并非主观建构,它的客体性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这有别于纯哲学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托伦斯在《神学的科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

科学认识是这么一种情形,在其中,我们将事物的内在

合理性揭示和表达出来，一如我们让所探究的实在在追问下呈示在我们面前，并让自己的头脑听从于这些实在之间的种种本质联系和秩序。[见本书前言部分,5页]

托伦斯的逻辑非常直接,神学是有关上帝已经做成什么,而非讨论他可以做什么。上帝的可知是在他自己向我们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见本书正文部分,153~154页]因此,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神学了解的开首、标准及指引。

托伦斯宣称神学的科学要有四项要求,都是关乎它的客体性的。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4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一、上帝二重客体性：基本的客体性就是上帝作为我们的主,把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其次是他透过时空,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他说:

(《圣经》)它们在形式上是正确的陈述,准确地与上帝真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顺从地与在基督里借着《圣经》向我们言说的上帝之言保持一致。正是这种参照检验着它们究竟是上帝之言相符的本真的听得,还是来自我们自己心里的思辨产物。只有“听到”的陈述才是本真的,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些陈述,它们依赖或衍生于基督里的上帝的自我陈述,因此它们从上帝一方以及相应地从我们一方来说都是本真的。于是,神学陈述必须作为相应地在《圣经》里和

通过《圣经》听到的上帝之言的陈述,在《圣经》启示的范围内造就。

就这种情形的本质来说,我们没有能力为我们在教会中在《圣经》里聆听上帝之言提供一种纯理论根据。[见本书正文部分,226页]

二、神学的科学的客体性在于“上帝是给予的”(God is Giver),这是典型的巴特神学。神学的对象是上帝,是神学的绝对优先主题。在神学知识中,上帝就是我们要观察、寻求、祈问。与此同时,在上帝面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被上帝所感知、所了解、所审查,他是不能被拆解的主体。[同上,154页]上帝不是因我们研究而产生,他是绝对的,托伦斯引用巴特的论证,说:

但当上帝在这种情形中把他自己给出来,让我们认识时,他是把他自己委派给我们;他绝不是让我们自我依赖,依赖自己的脆弱、不足和无能,相反,为了把他自己委派给我们,他在恩典中走来,把我们拉出我们自己的脆弱,把我们升举到超越我们之处,在我们里面创造出那种认识他的能力;在这种行动中,他批判地作用于我们的观念、概念、范畴和类比,给它们以一种超越它们自身所可能拥有的任何力量的取向和可能性。[同上,156页]

三、耶稣是道,他可以透过交谈与我们沟通,基督身位联合(Hypostatic union),意即耶稣同一时间为人及道(Person and Word),托伦斯描述神学是对话性的,因为它基本是道的神学,

用道的客观性模塑我们的思想。上帝透过道把自己彰显出来,用主体方式与我们相遇,又把我们当做教导的主体,吸引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而自发地与他交往。[见本书正文部分,156~157页。托伦斯在这里强调:我们纵然卑微,但在与上帝的交往中仍是主体不是客体,因为上帝尊重我们,让我们得以在被抬高的地位与他交往,所以是 Subject-subjects,而非 Subject-objects]上帝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地位上与我们交谈,聆听我们的申诉。

四、耶稣的核心就是上帝的自我表达。神学知识就是上帝借耶稣客观地彰显出来。耶稣的道塑造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能明白上帝。科学的神学就是有系统地、忠实地把基督里的上帝表达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6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出来,所以神学的客体性并非单单从人或从上帝而来的真理,而是“上帝一人”真理。只因耶稣神人二性联合,借着他我们得到上帝的知识,而耶稣本身就是科学神学的客体。

如果上述就是神学的科学,很多人会疑问难道这就是科学?例如,托伦斯所景仰的爱因斯坦(A.Einstein),曾就宗教与科学有如下分别:

上帝是赏善罚恶,人对上帝好像一个小孩感受父亲的威严,人与上帝好像有个人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是带有畏惧感,是一种宗教的情感升华。

但科学家是被宇宙起源的问题所占据。将来的事情,是由过去完全且必然地决定着。道德之上完全没有神性可言,

纯粹是人的事情。[A.Einstein:《我们看见的世界》,A.Harris 译,29 页, New Jersey, 出版时间不详]

爱因斯坦认为一位科学家应有宇宙宗教感,以致他能对科学研究产生强烈而尊贵的激情。[同上,28 页]神学的对象与科学的对象十分不同,阿奎那(T.Aquinas)亦留意到信仰的条文不是原则或公理,他把神学的科学放在自然科学的引申或附从。而信仰的条文是以上帝及圣人作为权威的来源,因为信仰的知识不在自然界,而在上帝及圣人的启示。[W.Pannenberg:《神学与科学的哲学》,230 页,London,1976]托伦斯明白神学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别,因此他列举了两者的异同。



7

中译本导言

二、委身限度内的理性

神学与科学有相类及相异的地方,托伦斯指出神学与科学都没有秘密的:

认知过程。无论是宗教或自然事物,人类认知只有一个基本方法就是经验。科学就是在认知过程中严格地观察、控制、组织经验资料,达到求真的目的。[T.F.Torrance:《上帝与理性》,114 页,London,1971]

神学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共有五处地方相似:一、两者皆是出于人类对真理的寻求;[见本书正文部分,331 页]二、两者都肯承认追

求的对象是有客观实在性;〔《上帝与理性》,333页〕三、两者都不是主观思维的形而上学;四、两者所研究的对象都有一底线,是研究者所不能越过的,纵然勉力越过亦难免有错;〔同上,336页〕五、两者研究到深入的阶段都发觉普通语言不足以表达他们所描述的真实。〔同上,338页。托伦斯解释,一般语言不足以描述高层次的科学,例如量子力学或基督论,所以他十分重视神学语言的课题〕

至于两者的分别,托伦斯所关心的有二,首先仍是对象问题,他深悉自然科学与神学的对象(objectivity,前译客观的实体)不同,他甚至说“自然科学与科学的神学两者的操作都在方法论上排除对方,因为就它们的性质而言,它们是南辕北辙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8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的”。〔同上,119-120页〕如此说来,两者怎能有关系?我们必须注意,托伦斯的“科学的”神学是只有形式意义(formal signification)。〔同上,331-341页〕在这基础上,他指出作为科学,两者必须向所研究的对象开放,并且两者都是一门严格探究的学科。他使用现代量子力学的“互补”(complementarity)概念来阐释两者的关系,他说:

根据这种(量子力学)观念,两种相互排斥的认识方法被认为是相互补充的,同时没有相互结合的任何可能性,因为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在自己的知识的源头就已把有关客观自然的概念加以限定和区分了。〔同上,120页〕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受造偶然之物。受造物本身意义并不能从本身而来,乃是终极造物者所赋予的,使我们得以明白宇宙的意义及事物彼此的关系。[见本书正文部分,341~343页]神学科学的对象是上帝,是人类寻求真理的终极意义及参照点。

在神学知识中,上帝是终极性、是相对性的真正本源,上帝的终极性是客观性的本真根据,因为在上帝面前,谦卑与确信总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同上,344页]

终极的实体本是不能用人的经验去证实的,托伦斯引用波拉尼(M.Polanyi)的话,“企图用自然测试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东西,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自然测试只能用在自然的事物上,永远不能代表超自然界的東西。”[同上,346页。见 M.Polanyi:《个人的知识》,284页,London,1958]这样说来,上帝的客体性并非自然物,我们不能硬邦邦地去“研究”他。反之,是透过彼此的交往,由他自愿地开放自己让我们去了解。我们也必须谦卑地以服侍和爱才能认识他,上帝与人的交往是有客观真实存在性的,上帝绝非人的主观冥想而来。但这客观的对象是有机的,不是单方面由人控制之下认知的。

很多人批评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是非理性的。事实不然。如果我们明白他的认知模式,便明白他对上帝的知识是合理的。托伦斯的认知模式由他的信仰委身所决定。他晚年曾说,如果让他从头开始,他仍会以侍奉基督为主,因为基督是最尊贵超乎一切。他会宣传和好恩典的福音,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第三日复活。[T.F.Torrance:《如果我从头开始》,载于《长老会眺望,新讲坛》,

1977年,3~4月,64页]

托伦斯极重视这委身的信仰,它是神学方法的前提。因此他说过,神学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完全默言不语,不提出任何怀疑的问题;一是只能照着实际已有的知识提问。[T.F.Torrance:《时空与道成肉身》,54页,London,1969]表面看来好像很独断,其实托伦斯是指当神学家进入上帝的研究范围以内,其先决条件是已明白并相信这个上帝,正如一个探险家已经进入宝藏洞,他不会再诘问有没有宝藏的问题。他只会被宝藏惊诧得目瞪口呆,心驰神往。所以托伦斯的神学方法离不开信仰的敬虔,他说: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10

神学的科学 Theological Science

在上帝超越的睿智及不可言喻的荣光前,我们的脸上,好像撒拉弗(天使),罩上光芒。信心、敬虔、理智的高贵运用,伴随崇拜的惊异,在宁谧中我们得知我们借圣子圣灵对父神的了解,正回应了圣父借圣子和圣灵浇向我们的恩典。[T.F.Torrance:《三一论的基础与教会里信心及权柄的特征》,载于 T.F.Torrance 编,《东正教与改革宗教会的对话》,81页,Edinburgh,1985]

理性必须有敬虔,因为所探究的是至尊无上的上帝,神学的科学所探究的对象使我们接近上帝,这是为什么在这情况下人不能轻侮地诘问上帝,明白了这点,我们再看主体的功用与神学科学的关系。

在自然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有时是不可避免,

但科学家必须尽量避免个人的偏见。主体与客体的交往仍然继续,主体是无条件地被客体所引导,意思是说,一个科学家在观察科学变化时,他的思维必须追随着事物的变化,按变化而总结规律。有不能明白的地方必须按客观事物寻出解决方法,绝不能以主观思维自创规律。这样说并非完全否定主观思维的活动,因为主体与客体是互惠的,当主体观察事物,总结变化规律,是需要主体的决定及参与,但要小心不要让主体思维强加于客观事物之上。[见本书正文部分,350~351页]

在神学中,我们的主体与上帝也是一种互惠(reciprocal)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要避免个人的主观思维改变,或强加于上帝或上帝所启示出来的知识。主体要适应(to be adapted)神学知识的客体,与上帝建立一超越主体(trans-subjective)的关系,意思说,我们面对至尊贵的上帝时,必须自己谦卑、顺服,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否则人不能真正认识到上帝。人的傲慢只能为自己创造一偶像,绝不能面对宇宙之主。克尔恺郭尔(S. Kierkegaard)讨论人与上帝的关系时,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上帝本身是理性的上帝,他本身就是真理。但上帝与人建立关系时,就会因着彼此的距离而形成一吊诡性的关系。上帝道成肉身,为要向人类展示这无限真理,整个过程就是吊诡性。[S.A. Kierkegaard:《哲学片断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D.F.Swenson 和 W.Lowrie 译,183页, New Jersey, 1968]托伦斯一方面看重人认知过程的理性活动,但当人与上帝要建立认知关系,人就要自己谦卑、顺服,好像要压抑人的理性。其实不然,因为从上帝客体的超越及伟大着眼,我们不难明白这关系是有吊诡性的。

如果我们单只从历史观点去观察耶稣的双重客体(two-fold